



卷四十

友會談叢

慎子

南窓記談

野說

三楚新錄

先公談錄

卷

卷四十一

宣室錄
攬壘錄

麟鸞錄
曲消舊園

吳郡錄
後身自志
應并入
十二卷

設部卷第四十

友會談藪 三卷

宋

唐段成式說大曆中有乞兒無兩手以兩足夾筆而寫經此詭
遇也然今京師有一婦人年四十餘全無臂自雙肩如削循竹
衢井市巧爲事每梳頭髮右足夾擲左足縮髮及繫衣浣面亦
如之其輕捷便穩與手無異人多擲錢贈之函伸足取貫常繩
之上畧無疑滯予爲兒時見之雖出處不定將踰一紀而豐凶
寒暑彼且無恙又段夕拜華言景德中因事到岳下曾見一婦
人無双臂但用兩足刺綉鞋片織緻與巧若子栢與服飾頗繁
每止之處觀者如堵人競以錢投之噫世之人手足完具不能

自乃其死於溝壑是其手臂反不如是二婦人之足也悲夫因以驗成式之言之不誣故滄州節度使米信本銀夏部落以軍功累官至加節鉞織畫聚斂為時所惡即京師龍和曲築大第外營田園內造邸舍日入日算何啻千婚其長子任供奉官以信之故不敢自尊但以富室厚利以取錢自用謂之僚倒還兼與契為約其詞以若父死鍾聲終絕本利齊到之語意為信瞑目而亟還也於是私募僕夫十餘輩飾以珍異袍帶令伺於宅左右伺其出門擁掖而去鞍馬服完極備珍異其臺則京師搖唇列炙之徒日有數十謂其嬉游則信陵孟嘗諸公子謂其用度則石崇王濟為鄙夫諛譽互攻輩不悟而大言人間之物

靡有難致錢去便到其速如神至於筵會有奉其懽心者器皿之具盡傾與之嘗謂及此生逸樂惟我而以至信之卒時已用過十余万緡乃約齊交還及信葬畢籍其餘者比信時十去五六焉外無官俸內困私帑門有百口家給不可缺者加以恣縱蕩費更愈於前以致粥田園貨邸店未週歲而日入之緡亦絕其弟方四歲乳母與家人竊議若此不改我輩皆為蹇鬼乳母方抱小兒詣府陳訴是時真宗在壽邸尹聞之赫怒具以上言奉旨以余財與所訴之弟供奉者一簪不着身仍除其班籍因索然無歸寄籍旅店乃歷自来從遊之處求衣食既數次亦皆厭矣遂以京師多暇代獄卒搖夜鈴于軍巡聊足餬素不服勞

又以踈怠被京師貨樂者多假弄獅子胡孫海為戲聚集市人
供奉者形質么麼顏尖薄克肖胡孫復委質於戲場焉常繩貫
頸跳躑不已旁觀為之顏汨而彼殊無怪也嘻公侯之裔一旦
如此有其父有必其子何足怪耶○呂蒙周任江南幙既受代
室家奴僕輩泛舟西歸內一僕患疫未得愈蒙以舡小暑毒妨
於出處及慮相染因渡江擠於中流其僕久熱被軀忽得水涼
無善游泳雖困憊且甚強隨波上下相次有漁窻愍之寘于身
家霑席間聞兩岸喧然僕者扶力出望見蒙周之然傾倒波間
篙擻莫制移時沉溺僕者雪涕嗟嘆與漁父俱聞官司俾為索
焉不數日盡得蒙周及家人之屍而僕者病已間矣於是恚心

致哀昇致其親而焚之新折立標掩瘞乃踰月險阻白其親屬
靡懷擠江之怨焉夫趨走事人誠為卑賤蒙周厭其臥疾致其
死地是不仁也及茲傾沒僕當鼓舞而幸哉乃不念旧惡力為
主張掩瘞而告其族此世之難也則服名教曳紳組者外貌是
矣其中心未必斷人焉柳如京開與處渚潘閻為莫逆交尚氣
自任潘常嗤之端拱中典全州途出睢陽潘先卜居在彼迎謁
可俟時正炎酷柳云可借徃傳舍就清凉宵話也泊到傳舍止
於廳事中堂局甚密柳怒將筮驛吏曰此非敢斬旧傳宿者多
不自安向無人居十稔矣柳強曰吾文章可以驚鬼神瞻氣可
以驚夷夏縱有凶恠因而驅之於是啓戶掃除處中坐閭思曰

古人尚不敢欺暗室彼何給我之甚豈有人不畏神乎乃謂柳曰今夕且歸制少陽餅凌晨用籍手為別此室請公卜宵可也抑諾之間出密請驛吏曰柳公我之故人常輕言自銜今作戲怖梁無致訝也閭薄暮方來以黛染身衣豹文犢鼻吐牙披髮執巨箒由外垣而上正據廳脊俯視堂前是夜月色晴霽洞鑿毛髮柳尚不寐或欵衣循墻而行閭忽叱之柳悚然舉目初不甚惧再呵之似覺惶恐遽云某假道赴任暫憩此館非意干忤幸乞恕之閭訴柳平生幽隱不檢之事揚言曰陰府積戾如此俾吾持符追攝便須行也柳乃茫然曰事誠有之其如官府序未達事未了或年昭代忽便捨焉尚垂庇之誠有後報言畢再

拜繼之以位徐曰汝識吾否抑曰塵土下士不識聖者乃曰只吾便是潘閭也抑知其所為誠不勝慚沮再三邀閭曰公性躁暴不奈人戲他日必辱我以惡言矣於是潛遁柳亟歸舟解纜便去為之絕倒河東剛毅人皆畏之一旦為之趙遙所怖幾乎泣血古人云雖能言之不能行之此之謂也况其下者乎胡孫天性瀛州團練使李廷渥蒞邊郡日虞人獲子毋胡孫為獻子甚小繫在馬院其子跳躍出院為鷓所搏毋呼號夜晝不絕一旦嚙韋繩而逸之捕之莫見忽于庖中竊肉至瓦溝上潛遁身屋隙間伺鷓下攫跳而擒之處抉双目自際兩翅乃携至廐舍綬割其腹磔制腸胃陳之于前哀號數聲以祭其子然後寸寸

斷之內皆析為縷焉癡吏驚報廷渥觀而嘆息遂令人送入山中噫天性之慈由於人也教破於質則念念生於心周旋不而失其正者厥為上智乎橫目蚩蚩識有愚下惑於遠而泥於近捨其本之而存其末猜嫌於是起慈愛以絕之且藥脯之詐黃臺之詩見聞而終弗悞者其心不若禽獸悲夫○麟府州在黃河中之地乃番漢襟居黃土山高下相屬極目四顧無十步平坦廨宇覆之以瓦民居用土止若棚馬架險就平重複不定上引瓦為溝雖大澍亦不侵潤其梁柱攘題頗華麗在下者方能細窺城邑之外窈窕密室而已人性頑悍不循理法事公惟吏稍識去就降茲而下莫知也俗輕生重死侮法忘義凡有稍女

長不由媒妁暗有期會家人不問情之至日必相挈奔逸於山石掩映之處並首而臥繩帶置頭各悉力繫之倏忽双斃二族方率親屬尋焉見而不哭謂男女之樂何足悲悼用繒絲都包其身外裹之以氈推殺祭乃條其革密加纏束然後擇峻嶺架木高丈餘呼為女棚述尸于上云于飛升天也二族於其下繫鼓飲酒尽日而散予大中祥符七年隨侍至彼聞地人多言抑不信之是時主帥折惟忠出巡邊拉余偕往遂深入不毛徃誰見女棚致於嶺上而新者甑角宛然異裕如此且低幃昵愛又如此嗚呼州景去京不及二千里而風俗差別可駭耳目則豈洲溪洞戎瀘之蠻蠻前達名公書其恠以此思彼真為實錄

士大夫要不可有所好一有所蔽未有不為害者房次律平生自視為等人是豈逢君之歆託賤役以自售者哉史稱天室中明皇有逸志教迎新廣溫泉為華清宮環宮所置司區署者以瑄資機筭時方為給事中詔總經度驪山疏剔岩藪為天子游觀此等事在當時帝堅王珙楊慎矜之徒乃當任之瑄顧安而為之不耻者其平素未必不出於本心殆適中其所好耳可不慎哉 徽宗朝有建言請毀銀岳以其宅還民方議其請內出面本宣宗宰執吳相元中規至其間佳處失聲稱善上顧嘆曰卿好亦此乎元中一時出言出於無心於義固未有所傷然使在天室間不知果能不為房瑄耶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形罰所以防奸也內長文所以見愛也以百姓之未洽於教化朕嘉與士大夫日新厥業祗而不解其叙赦天下內長文之語不可解張晏曰長文德星也師古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內而崇長之所以見仁愛之道見謂顯示也顏氏之說雖比張晏為詳然終不能服人意詳少伊右丞言往年江南旧本乃以內為而文為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為內而長為四文為赦而四赦所以見愛其下文尤為貫穿但假自大多不知果有所據否歐公四讀書有不通因改易本文而傳會之最為

解經者之蔽此言蓋果譏鄭氏也近世李者多或不免如此飲
茶或云始於梁天監中事見洛陽伽藍祠非也按吾志常曜之
傳孫皓時每晏嚮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飲酒率以也升為限
雖不悉入口皆澆濯取尽曜素飲不能二升初見異待或為裁
減或賜茶苑以當酒如此言之則三國時已知飲茶但未能如
後世之盛耳逮唐中世權利遂與煮酒相抗迄今因計賴此為
多○傳簡獻公仕仁英兩朝居言路榻前輪事是是非非正色
抗議未嘗少苟容枯息之言退而與人道之亦未嘗少有矜驕
自負之色及出為郡循循然遵奉詔條惟謹或問之曰公宜直
簡聞天下今誰為郡謂當時有所總捨以自表見柰何俛首奉
法如此何以自別於常人乎曰不然君子素其謂而行言官行
言事之職牧守行守土之任此古所以安分而明守也間者嘆
服司馬溫公嘗謂邵康節論言近代人物曰清直勇三者人所
難能也吾於欽之畏焉康節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
不愠尤為難矣世以為知言

王文正公遺事公幼時見天門閣中有公姓名節第旭乘間問
之公曰要待死後墓誌寫上吾不知此言雖曰拒之亦可見其
實有事是矣龐莊敏公帥延安曰因冬至奉祠家廟齋居中夜
恍惚間天象成文云見龐某後十年作相當以仁佐天下凡十
三字駐視久之方滅公因作詩記之云冬至子時陽已生道物

將萌星辰賜誥銘心骨願以寬章輔至平手械之題曰齊誠密
記之詩藏其存曾孫益孺處周小粉牋字札極草草按實錄自
慶歷元年初八陝西四路公與韓忠獻范文正王聖源三公俱
為師至皇祐三年登庸適十年夫天道遠矣而告人諄諄如此
理固有之不可盡誥

三楚新錄 三卷全

宋周羽中

儒林郎試秘書省教書
郎前貴州修仁令

馬氏諱殷上蔡人也自云伏波之後唐末罹亂所在豪俠競起
時殷方處卒五之列隨渠帥何氏南侵長沙據之殷頻戰有功
何乃擢為裨將且命為邵州刺史殷寬厚大度能得士之死力
何氏卒諸將在外者皆權矣歸以爭其衛唯殷士如故且素服

為何氏發喪識者謂之知礼未幾衆軍各殺其帥使人共迎殷
為主初衆軍之迎殷也值夜殷甚疑懼欲拒而不行將曉殷忽
覩一人黑色而貌甚雄偉手執大捧鞠躬趨進報曰軍國內外
平安俄不見由是殷以為嘉兆其心始安乃謂所侍曰吾之所
行未不為福及至衆果忻躍而奉之殷立且使人自間道上表
僖宗在蜀聞甚感悅據其表遣使朱書御札許自開国立臺置
卿相分天子之儀仗焉楊行密據有淮南聞其建国且使舟師
數萬伐之比及城下殷登樓指麾一鼓而破其衆伏屍流血湘
上為之丹焉自是四方攝伏無敢侵之領外廖光曷自韶陽叛
舉族來奔其步曲隨而至者數千人殷以其豪而衆多將拒而

不納或有諫曰夫廖者料也馬得料必肥是家國彊盛之兆何為而拒之遂待之以禮因命光圖為永州刺史光圖且陳南越可取之宜言甚激切殷亦將開拓疆土聞其陳甚善因使部將李勳將數萬衆繫南越未數月拔桂管十八城劉公悞而乞盟勳則老虎也勇壯絕倫每一食費肉十斤皆割為本腐而啖之故數時人號曰老虎先是桂管而童每聚戲呼曰大虫未號叫而走及勳拔桂管論者以為應在宗曰朕聞卿之部內有洞庭湖其波無際有之乎對曰有之陛下一旦南巡守則此湖不足飲馬耳莊宗大悅既而曰比聞馬氏之國必為高郁所逼今有子如此高郁何能可得也高郁殷之謀臣也莊宗將去其牙爪

故以是言離間之而希範不察及歸果使人構其罪郁竟置棄市自是識者知其不克其霸焉初希範之入覲途經淮上時桑惟翰旅游楚泗聞知其未遽謁之且曰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之卑也加以利尽南國而公室太富足下之未若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令僕貧者敢以萬金之請惟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覲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絕倒而笑之既而贈與數百緡維翰大怒拂衣不顧而去及殷薨希範立時維翰已為宰相奏削去半伏止將天策上將軍楚王而已其相卿臺閣皆罷之然希範性剛好以誇大為事雖去半伏軍國制度皆擬乘輿乃大興功建天策于

府中構九龍殿仍以沉香為龍其數行各長百尺皆抱柱而相
向作趨奉之勢而希範坐於其間自謂一龍也每凌晨將先以
人焚香於龍腹中烟氣鬱然而出若口吐焉自近古以來諸侯
王之奢僭未有如此之盛者也時處士戴姬賢而有才嫉其過
度乃自稱元黃子作漁父詩百篇賦之希範聞而不悅遂禁錮
士度無使姬竟至臥死麾下將丁思觀愚傑之士以希範器度
不廣乃上書曰今四海外列中原之地絕十數州而大王克紹
先業為諸侯之長未聞拆一焉蠶為天子計此愚臣所以為耻
也惟大王思之希範覽而怒未幾削恩官希範淫而無礼至於
先王妾媵無不蒸通又使尼潛搜於士遮家女有容色者皆強
而取之前後約及百然猶有不足之色乃四吾聞斬皇賦五百
女以昇天吾庶幾乎未幾死大為識者所笑是既殺高郁數觀
形影將死郁又畫見將謂之冥報焉時異母弟為永州刺史聞
見其死自以已當立其舟楫以歸及至長沙衆且立嫡弟希廣
矣遽命希諤為昇州刺史初牙將長萬敵建議以希諤居長當
立之則順而記室李皋爭之曰吾聞立嗣君必以處嫡希諤乃
婢妾所生安可立之乎萬退而嘆曰惜哉李公祠自此始末幾
希諤果自昇州叛將襲長沙希廣聞遽命將許可瓊拒之既而
可瓊倒戈以降希廣懼計無所出然素好釋氏乃披緇服召衆
僧念佛以為禳厭比及城陷念誦之声不輟其為愚昧皆此類

也尋為希萼縊殺之宜命捕李皋有擒而至者希萼責之曰吾
雖生於庶孽然托軀於先君汝何見殺而不使我繼立邪高無
以對命壯士鬻而肉其殺之先是皋問術士陳承福曰吾壽歲
幾何對曰九十至是議者以九十乃倉卒而死焉既而希萼淫
於酒色多為不道小門使謝延澤有美兒希萼必幸之每引延
澤入內閣而妻妾間坐而臥大為中心所惡其弟希崇乘其釁
而作亂擒希萼而囚於衡陽既而悔焉遽命舟楫而追之約於
長沙南五十里地號昭潭沉之路經衡山縣豪族廖光嵩子仁
勇聞其未與叔凝議曰希萼長而被廢今又見追此必不免吾
屬受先王重恩而不能為之除禍亂安社稷豈所謂居水上乃

使數百刳而立之號王衡以衡山縣為府且使人數百募女數
日之間衆及一萬郡縣多起兵應之希萼且求救於吾時吳命
邊鎬將兵衆未救其實伐也初童謠曰鞭打馬馬急走及鎬至
希宗知其謀又將拒或以童謠為課希崇不得已遂降及希萼
見鎬於是鎬以禮遣希萼及希崇舉於而竹先是吳加兵而未
以鎬多藝且使詐為僧以游長沙既至且弄鉞行乞未幾詐已
去故吳竟於僧將而鎬非將才每出師皆載佛事而行時自祝
以清福由是三將解體及武陵酋豪王遠擁兵未至竟霄遁焉
先是馬氏之國強聞海內諸院公子長各八百餘年人皆以侈
靡放蕩為武職者多非之公子之徒聞而且恐時有國使長氏

詔之曰被所見非者恐祚之不求也次君昆仲之衆使更而王亦有八百年之家國何憂何懼乎是時郊外有鄧翁者聞而凝曰文武之道未嘗介意而更納虛誕之說以此安此載吾見其死於溝壑有日矣及邊鎬師至果驗星散寒餒而卒者過半焉周氏諱行遠武陵人也世耕鉏爲業嘗犯法顯德中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浹旬尽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克勝然安撫故民多怨叛武陵酋豪王逵劉咬牙等十數人乘其衆謀舉兵襲之未數日而有八千之衆而行遠始預焉部送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鎬軍驟至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又當昏黑之際忽聞兵入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束手就戮遲明死者十有八九鎬竟以單騎遁走於是逵據其理直表于朝廷天子嘉之就除湖南節度兼中書令逵素雄豪得志之後不拘小禮其車服制度擬於王者是吳有術士言南楚之分氣色甚盛以目觀之將有王氏起焉僞主聞而憂之且問曰今之節將處于南楚者誰為主姓或對曰有永州刺史王溫耳僞疑其當之謀殺溫且遣使拜溫為徑南將軍賜以印綬巾帶仍密於中中及使至溫拜命著巾俄頃腦裂而死未幾逵舉兵襲長沙而據之即其應也逵好功名嘗秣焉厲兵以伺征戰時行遠已為麾下將衆頗伏其才畧逵因命為副二行遠授命然終非君長之才自是密結腹心以圖之未幾逵自令兵侵南越留行遠之

留後事而行逢忽自謂所親曰王公遠必不反然以後事付吾者所謂云兩恣蛟龍也吾何憂乎及遠方至桂陽果為越兵所破遠僅以身免既而死於路行遠其位時軍吏多武陵人咸有恋土之心或說行遠曰夫富貴不歸故鄉如錦夜行公起於徒步自署為列侯可畏富且貴也然而無還意使鄉人老平生親將何以瞻望風姿邪行逢感慨即日命駕歸武陵以武陵為西府且使人迎其妻潘兒素陋然為性剛烈雖行逢已為侯王且待之笈如也先是所親皆勸之使諧行逢而對曰夫人為心自非聖賢必多變動以吾既老且醜雖欲往者公豈以曩時心相向哉唯有死而已時聞者未以為然及使至果不從命唯躬

率婢僕耕織自給至於賦稅亦及時辦納而未嘗通縣行止之而不從曰賦稅者官物也豈以己為主自免之哉行逢聞而有慚色時兵革之後郡邑官吏以聚斂為務行逢患之乃潛使人察其姓名一旦卒然除去自是館內稍稍肅至於建官說職亦皆慎其選擇嘗有女婿補吏行逢度其非才乃曰吏所以理民也今觀汝不堪其事然無為汝置鋤犁數具汝能用之鉏種以養長幼亦是美事何祿之求於是竟不補焉時一力翁然號為英主然多猜忌好發人陰事故麾下將師恐其不免多有謀叛行途亦能預為之備徃徃事未發而誅於是公府廩然入之者若履氷雪先是前進士何景山為王遠記室每輕忽行逢得志

命景山為益陽令未幾因事縛景山投之於江謂曰汝嘗佐王
逵今王逵已死且有龍王其残忍皆此類也故天策李士徐仲
雅有清才然為性好以滑稽輕簿為因事破之後復於凍餒行
途數聞其名且以困窮謂必能改節因使召之其命為鄴判官
初江逵之起兵也知設官有輕重推歛其得衆苟能應募皆置
司空太室以誘之自是村落鄙市豪橫之輩稱司空太保者無
算及仲雅至行途問曰自吾遷鎮西土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
仲雅對曰公館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途不悅未
幾太宴僚吏而仲雅至坐行途又與之論事然行途夷音每呼
字皆双誤仲雅因戲之曰不與五月五日剪却舌頭使語音乖

錯如此行途大怒然仲雅嘗歷事馬氏諸王氏信之矣故不敢
加誅後仲雅竟以忤意去職固退居山寺暇日唯群生事松枝
乃咏其樹曰葉似新蒲綠身如亂綿纏任君子度削意氣自衡
天蓋遠行途之斥而謗之也有鄧洵美者連郡人也登進士第
將歸連上行途署館驛官巡洵美皆偃時謂之鄧馱子其為性
迂辟且皆類其形衆咸不悅之故雖處幕府僚而食貧不暇及
同年王溥為相聞洵美不得志乃為詩曰絲衣我已登黃閣白
社君猶困故廬自是行途稍優給之未幾給事中李昉至昉亦
洵美同年也相見話旧不覺號慟古人布衣交不及此也久而
忤行途無鑒乃貶為見俗場官須臾又使人詐為山賊突入公

殺之聞者無不痛惜後李昉丹祠奉南岳知洵美墳在近乃為
詩吊曰今日向君墳畔過不勝悵懷暗酸辛李唯象為鄴度使
以行逢嚴酷恐其禍及乃寢紙帳臥紙彼行逢信而用之凡軍
府事無輕重皆決於現象性多嫉忌好沒人之善而現象零陵
現儒蔣密能吟咏頗得風騷之音嘗題素云綺羅因片葉桃李
謾同時大為作者所許觀象問之佯驚曰此僕詩何蔣密之能
為士林以此鄙之又行逢病又托復命子保權尊師之且謂保
權曰麾不蔣校有亮狼難制者除之盡惟衡州之文表耳吾死
之後此人必叛萬一不可敵當舉族北歸無使骨肉落虎狼之
口言既安然而逝未數月張文表果判於衡州舉州師順流而
下以襲長沙時行軍司馬簡文留後事方與軍吏聚會有報文
表至簡素輕殊不介意且謂軍吏曰黃口小兒而擒何憂乎乃
伐鼓飯酒如初於是至晚文表入城麾軍直至會所時簡已醉
不能發弓矢唯按膝作氣而已文表親以戈繫戮之在座遇害
者數十人時保權年方十三而英爽有膽氣聞叛咲曰先君子
可謂知矣僕雖無能安可使軍國落此賊手乎遽命部將楊師
璠與萬餘衆討之及師璠將行又親出餞送乃位對三軍曰先
君薨遊墳土未乾而亮叛實保進不孝所致也安敢勞於諸軍
以先君之故無忘戮力苟滅此賊於地下足矣各希勉之其吐
氣發亦義形於色三軍無敢不感激然保權優慮其敗且馳表

乞師未逾旬而師璠大敗文表於平亭津乃梟文表之首於是
餘黨皆戮初文表將叛猶預未定有足者夜夢文表領上出一
龍及明以告而文表大悅曰此天命我也於是率兵至敗倫者
以龍神物也而出於領是禰將作神去焉保權以文表也滅且
命使之師至神已破江陵而逼境以權保懼召李現象議之現
象曰夫請王師者所以討賊張文表故也今文表已破而王師
不還豈非朝廷將有事於南地乎然我之國所持者江陵之在
此境耳今江陵之在此境耳今江陵已束手不能自救其所且
欲與王師相敵此所謂魚入沸鼎而更鼓腮掉尾其可免乎惟
公善自圖之無失子孫萬世之利保權不能已也乃出郊迎王
師且請入覲天子聞而悅之命以禮遣既至封拜有差行逢頗
以淫祀為患管廟祠自非前代有功及民者皆命毀拆之約省
祭祀之費三分之一時有識之士忻然所謂明斷及末年酷信
釋氏每一歲之間設大會齋者四季無非破耗國用仍度僧建
寺所在不輟因暇復召群僧於府中講唱而已自執爐焚香以
聽至披緇之士雖三尺童子皆搶地復拜之雖梁武篤好未之
加也故君子知其其不克永世矣

高氏季興字貽孫峽州峽石人也東魏司徒昂之後幼好武而
有膽氣乾符末所在寇賊競起時梁祖為之師專征潛有飛揚
拔扈之志思得毅勇者與之同力時季興潛察之乃謁梁祖於

祖見之悅尋拔為制勝軍使其後累以征討以功授宋州團練使幾移授京南兵馬留後及梁祖禪代進拜江陵尹兼管内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季興以江陵古之重地又當天下多事陰有割據之志乃大興力役軍築城壘執番者逮十數萬人皆將校實有負土助馬其郭外五十余里墳塚皆令伐掘取磚以甃之及土工畢陰恠之夜間聞鬼哭鬼火數起將僕之奄然而滅如此者累月方定論者以為伐掘墳塚故凶鬼不安故也時諸侯爭霸急於用人進士梁震登第夜薄游江陵季興請為長書記震性亢直臨事敢言時莊宗反正下詔徵諸侯王入覲季興忻然奉詔將行震諫曰朝廷自反正後有吞併諸侯之心若我

繕甲以自守猶恐不保其地况敢拋棄軍國入覲哉而又今之諸侯為梁朝覲人者唯公耳安知朝廷不以仇敵相待邪幸望改面無使懷王之患復見於今日也季興曰吾計決矣多言胡為及至莊宗果欲留之及歸值夜將吏父老出迎於郊外季興乃執震手曰廳不君言幾墜虎口初季興方對莊宗謂之曰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與蜀耳朕今欲先有事于蜀而蜀地險且尤之江南才隔荆南一水耳朕欲先往鄉以為如何季興對曰臣聞蜀國地富民饒得之必見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猶恐無益臣願陛下釋吳先蜀時莊宗意亦欲伐蜀及聞季興之言大悅未踰年間莊宗伐蜀季興私自喜曰此吾以計給

之彼乃信而用之耳未幾遣便冊季吳為平南王季吳謂震曰
此恐吳與蜀連衡故也及蜀破書至季吳方食乃落箸而嘆曰
此謂傲持大阿受人以柄梁震曰大王忽憂今蜀雖破未必為
福未幾在宗宴駕果乱在一如之初季吳常從梁祖出征早發
至途旅未曉有一姬秉燭開門而迎其礼甚謹季吳頗疑而問
之姬曰適夢金神人推門呼曰宜速起有王者來及起開門而
果有君子至喜非所謂王者邪所以不敢褻慢耳季吳大悅果
然洎季吳卒從誨立震獨不悅謂所親先王平生於吾相見兄
弟之不若也今日之下安能屈節北面復事其子邪於是求解
職迹迹遽於郊外灌園粥蔬以為別業稱處士每從誨以事召
至府則倒跨黃牛往往直造亭前呼從誨不以官闕止稱郎君
而已從誨以其先王故人不忍以過殺之有李載仁者唐之室
後也唐之避虢於江陵季吳署為觀察推官載仁自負文李常
敢季吳見之每從容接待不為少礼然為性迂緩一日將赴從
誨召上方馬次無以部曲相駁載仁怒且命急於厨中取飯及
熟猪肉令相駁者對食之乃令將軍戒之曰汝如再犯必當於
諸肉中加之以酥開者無不笑之及都人光憲旅游江陵方曷
進楚從誨辟之用為掌書記自是凡牋奏是檄皆出其右載仁
充位而已由是載仁遂與光憲有隙光憲尤能避之故論者多
光憲光憲每患兵戈之際書籍不通過發使諸道未嘗不厚與

金帛賄求焉於是三年間收書及數卷然自負文章快快如
不得志又嘗慕史氏之作自恨諸侯慎府不

足以展其才每謂交親曰安知獲麟之筆及為倚馬之用因吟
劉禹錫詩曰一生不得文章力百口空為飽煖家有梁延嗣者
復得景陵人唐天成中將兵守復州監利季吳之入覲也在宗
欲殺之既而逃歸益懷怨憤遂以兵功取復州監利王沙二縣
延嗣兵敗為季吳所獲至從誨既立擢為大校遂承制授歸州
刺史未幾又遷復州團練使仍掌親軍延嗣雖起於行陣自以
累典戎事終年十九諱見而士卒之語每聚談或有傷犯之者
往往變游交為仇讐言光憲與延嗣年甲相亞居常自謂筋力不

衰一旦赴球場上馬右右扶踈者甚衆延嗣且在後嘆曰孰誰
火卿年老而稱壯覘其上馬輕健良由扶踈者尔光憲乃回顧
曰非因衆扶蓋世老健延嗣不勝憤怒論者少之有王惠範者
平軍江節保義之子美風儀好讀書初保義之奔荆南也季吳
為行軍司馬未幾生惠範及長以文章為明陰累遷觀察推官
從誨立以女妻之惠且以惠範本將家欲使自幕府掌內外軍
政惠範為間談不羈聞之不悅入告從誨且辭之自是復以從
誨為不知已至軍國之事皆不參預但以金帛賄求古書畫畫
日以披玩為至焉建隆三年武軍安節度周行逢薨子保權嗣
立衡州刺史張文表不服舉兵反直入長沙殺行君司馬廖簡

保權惧告急朝廷乞王師為援朝廷命宣徽使李處耘領兵萬
餘救之李以路游江陵慮繼冲先測遣使諭之曰此者王師救
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則在意速故不淹留但借一鄉道使
於城外經過幸矣繼冲將許之猶豫未決有大校李景威者素
勇悍越次曰兵尚摧變城之說實不可信以臣現之彼誠欲乘
吳伐我耳况今精兵數百先以訓練備矣景威雖不才願盡力
以相報不顧命為大王拒之繼冲聞之曰事未可知尔勿優也
及王師至果如景威之言繼冲大惧乃不得已出郊迎王師且
請李公乞上表入朝李公飛騎以天子大悅遣使就除繼冲徐
州節度使便道赴任蓋孫光憲之謀也景威以其不用已謀遂
扼喉而死繼冲聞而傷之先是荆南尚使薨器皆高其足而公
私競置用之高足碗至大軍一臨舉族凍遷高足之議一朝應
之盖由天命信矣哉

慎子 一卷 金慎到 趙人字晉臣 滕輔

威德一

天有明不憂人之暗也地有才不憂人之貧也聖人有德不憂
人之犯也天雖不憂人暗闢戶牖必取已明焉則天無事也地
雖不憂人貧伐木剛草必取已富焉則地無事也聖人雖不憂
人之危百姓准上而化於下其必取以安也則聖無事也故聖
人取上能無害人不能使人無已害則百姓除其害也聖人之

有天下也愛之也非敢取之也有光明之德故百姓推而與之耳實其心哉百姓之

於聖人也養之也非敢使聖人養已也則聖人無事古者王不

無事士不兼官王不兼事則事省省則勝士不兼官則職寡寡

則易故士位可世工事可常故之幸物皆用一以或其一事是以用無弃人使無弃才若使於

過分之中後物於異之地則上下顛倒事能溷亂也百工之子不季而能者非生巧也言

有常事也今也國無常道官無常法是以國家日繆教能成官

不足官不足則道理匱矣古者立天子而貴者非以利人也曰

天下無一貴是無由道通理以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為天下

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非立國以為君者立官

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法雖不善猶於無法所以一夫人心也

投分財投策分馬非釣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使得

惡者不知所以怨此所塞頭望也明君動事分由定辨分財必

曰法行德制中由此礼礼法者所以愛民礼者所以使事故欲不得于時必於農隙愛

不得犯法當官而行貴不得踰親祿不得踰位惠不兼官工不得兼

事以能受事以事受利若是者上無羨賞不無羨財羨謂盜也

曰循二

天道曰則大曰百姓情遠之然性則功高而道大化則細化民送我非物所樂其理偏狹其德細小

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自化為也化而使之為我得則莫得

而用遠性矯情引彼就我分疾幸遠莫有已者是以先王不受祿者不臣不厚祿者

不與入雖人不得其所以自為也則上不取用焉夫君上者取用必須機之

動情分之遠然後上下交泰經世可久故亦使自為則無不得化而使之則無不失矣 故用人之自為不

用人之為我則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謂曰

民雜三

民雜處而各有所能者不同此民之情也故聖人不求備於一人也 大君者

大上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

民之能為資盡包而畜之無能取去焉君之御世也皆由盡百姓兼羅萬物之外因長

短皆盡之能文者文武者武 是故不設於方以求於人故

所求者無足用也大君不擇其下故下不擇其下則為下易矣

易為下則下莫不容故多下多下之謂大上其下既多故在上者大也 君臣

之道臣有事而君無事也言事其所事也百官之局各有所司也 君逸樂而臣任

勞臣尽智力以善其事而君無為焉仰成而已事無不治治之

正道然也人君自任而務為善則是伐下負任蒙勞也臣逸逸

故曰君仁者好為善以先下則下不敢與君爭善以先君也君好

見善於群下皆望善放君矣上以一方之善施於衆方之 皆私

所知矣自覆掩有過則臣反責君逆乱之道也夫以置百官使各進所知以庶

績耳乃君显善而臣藏能百事以而出 君之智未必最善於衆

也以未賢而欲善尽被下則下不瞻矣假使賢不可推一己之智而察君不而况不賢

也若君之智最賢以一君而尽瞻下則勞亡則有倦亡則衰衰

則復返於人不瞻之道也是以人君自任而躬是則臣下不事

事也 是君臣易位也謂之倒逆逆則乱矣人君任臣而勿

自躬則臣事矣是君臣之順治亂之分不可察也所謂任人者
逸自任者勞

德立四

立天子不使諸侯疑立諸侯不使大夫疑立正妻不使群妻疑
立嬪子不使庶嬖疑疑則動兩則爭雜則相傷害在有與不在
獨也故臣有兩位者國必亂使兩位國不說者君臣也恃君不
亂者夫君則亂子有兩位者家必亂子有兩位而家不亂者父
在也時父不亂矣夫父則亂臣疑君而無不危國嬖疑而無不
危家

君人五

君人者舍法以身治則誅賞予棄從君必出然則無窮愛賞者

雖當望多無愛四訓者雖當望輕無已民所信法也在賞數多
罰款所無法限之則不

知所論矣雖聰明以窮輕重
心足以班奪於何辭於知監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罰

也怨之所由生也是以之用策分田之用鈞為過於人智所以
去私塞怨也故曰大君任法而涕躬則是斷於法法之所加各
以分象賞罰而無望子君是以怨不生而上下和矣周氏涉筆
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愆剪削被業本道而附於
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
白純正統本貧末如云天下無一貴理則無由生故立天子以
為天下君又曰不擇其下則為下易亡為下則下莫不容故多
下多下之謂大上又曰人不得其所以自為則上不取用焉化

而使之為我則莫可得而用矣自古論王政者能反此者鮮矣
又云君舍法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又曰法雖不善猶
愈於無法今通指慎子為形名家亦未然也孟子言王政不合
慎子述名法不同駟忌一說遇合不知何所明也

野說三卷

宋

江南二徐大傳也

鉉為吏部尚書
錯為中書舍人

後主峻王六歲時戲佛像前

有大琉璃餅為猫所觸判然墜地曰驚得疾薨詔錯為王墓誌
兩目矣鉉曰受命撰文當早為之借文意雖不引猫兒事此故
實兄頗記不曰鉉因取紙筆疏之不過二十事錯曰都未也達
已憶七十餘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又云夜來復事得數事兄

撫掌而已

太宗皇帝嘗內出古畫三百軸雜以山川人物鳥獸花木糊其

名氏召叅政賈黃中直舍人院張洎直祕閣刁術各領一百軸

不同日而給謂曰卿可分高下等第進未刁得之尋以品藻一

日叅政朝刁性曰聖旨出畫一百軸令覘某於此藝未嘗經心

李士多能幸與銓次既而畫辨之它曰舍人亦召刁姓畫出如

賈所說踰月相次進納備言群臣所畫復九以品第之上覆視

與旧題下差大喜曰卿何為各能旌別二臣對曰臣等不曉繪

事俱是刁術所能祕閣尤是擅傳識之名馬

問室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半金陵城陷大將軍入予六歲

矣父母昆仲十三人空宅號泣而去未知藏匿之所天漸明行至廣濟倉東北角姑之子張成家或見予父泣且言曰兵至矣去將安邊此有梯可踰垣入倉大軍若未必不燒倉成家老小幸相隨而度度訖毀梯勿使人覓父異其言骨肉尤是皆全既而成歎去梯父曰不可也我汝既免後人何在但留之俾來踰者得垣則衆皆濟矣於是果有人沿梯而上復有駕肩旧而登者父乃與仲氏取倉中官梯兩隻擲外至郊辰問大軍既入火照臺城少頃果有甲士持赤熾立於牆外實守倉廩是則張成新謀蓋得利者衆尤我父不使去梯而又益之也二十八日招安城中故多殺擄惟此間老幼二千人獲全云

建元瓦棺寺閣普哀帝時造逶迤精巧甲於江左年伐寢遠西南角久已欹側唐明皇開元九年七月十二日江淮大風拔木

是夜日夜兩自正

閣下有石龕記在壁間說詳此事

大宋開寶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尅復之際為兵火所焚時已五百八十年余矣明年有客自東海來言是夕雪中天上有光自西南引一閣由東北去聞鐘梵鼓樂之音云

瓦棺寺本名昇元寺崇勝

周世宗已得淮南李後主令侍中林仁肇出鎮武昌倚為長城可知矣未幾而大宋受禪太宗欲先取土游吳師多憚仁肇未即遣之于時后主弟齊王遼質于闕下太祖嘗密令親信行往武昌僧阮竊取仁肇全身真既至桂于便殿召齊王視之曰卿

識此人否對曰臣不識然有類江南林仁肇上曰正是耳近有表并進此像言相次歸朝朕將遣使迎之奔王不省其是亟使人間行歸曰其事旧是君臣猜二仁肇不明而率亡国之音信然不止玉樹后廷花也南唐後主精於音律凡度曲莫不奇絕開室中國將涂自選念家山一曲既而廣為念家山破其識可知也官中民間日夜忝之未滿兩月傳滿江南盖李氏將亡雖聰明睿智不能無感其凄然于今音尚在焉

光公談錄

一卷丞相李文正公昉也

宋李宗諤

米諤二毛之年丁先公憂既卒哭朋友勉下殿不減性之道雖苟延殘喘柰無以度於朝夕因追錄先公昔所常談號泣而書

焉總而謂曰先錄談公第三男宗諤序先生嘗焉座主王公

韓林

主事戶部侍郎王仁裕也

知舉時已年高有數字俱早亡諸孫竝幼每諸生

至門必迎於中堂公與夫人偶坐

夫人歐陽氏

受諸生拜一如兒孫

禮然後備酒饌命諸生侍坐至於餅餌羹臠之物皆公與夫人

親手調品以授諸生甚於慈母之愛兒也公文章之外尤精音

律至酒酣則尽出樂器公自取小管吹弄也諸生有善絲竹者

亦各使献其能或問以明題聯句未嘗不尺惟焉忽一日生徒

畢至出一詩版懸於客次二日二百一十四門生

時并明經童子共一百人

故禮其侍郎賈黃中即童子閤童也

春風於長羽毛成擲金換得天邊桂鑿井

偷將榜上名何幸不才逢盛世偶將疎網罩群英衰翁漸老兒

孫小異日知誰畧有情公後有一孫名金僖終於郴州西昌令
一女邊河東薛氏甚賢明今亦忘矣

先生致政之明年正月望夜上街乾元門樓觀灯召公預焉初
夕樂作酒三行上起凭闌四顧灯燭士庶之盛詔移先迹御座
別賜一榻在丞相上上自家取御樽斟酒并親授果餠曰顧問
先生晉漢朝事久之上意甚歡謂左右曰帝都人物并闐里開
闢遠非復昔時之隘陋也若方晉漢則繁富百倍矣此惟李宿
旧尚可記耳上又曰先公語侍臣曰李某可謂善矣人君子侍
朕二十年兩在相位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餘可知也先公但
俯伏拜謝中夜方退先公歸位諸子曰吾策名筮仕僅五十年

內省生平所為雖不能建奇功異勳以耀冊東然不敵人之善
不忘人進度德守公不愧屋漏今聖君獎拔兩至相位又保全
老朽令退其身又顧盼恩意益原於往日又對群臣目之為善
人君子惟四者有一亦足為幸吾何仁哉而享是具美昔仲尼
有言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又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又曰
季礼曰有吾延陵君子是知君子乃男子極美之称耳金口獎
諭典加於老臣吾將何以称之古人受一言之知尚思殺身以
報况辱思言哉尔曹勉勵忠孝之節思聖君之所言念吾身之
所行則無忝尔父矣先公体致之明年年七十一思欲繼白樂
天洛中九老之會時吏部尚書宋公琪年七十九左諫議大夫

楊徽之年七十五鄖州刺史判左金吾衛事魏公丕年七十六
太常少卿致事李公運年八十水部中直秘閣朱公昂年七十
一廬州節度副使武公兗成年七十一太子中書致仕張公好
古年八十五吳僧左街經首坐替寧年七十八并公九人歆晏
於家園合為九老之會已行於歌咏布在人口適會蜀寇作亂
朝廷方議出師由是成會而罷

說郛卷第四十

說郛卷第四十一

宣先室志 十卷

唐張讀字聖用常山人吏部侍郎

隴西李賀字長吉唐鄭王之孫稚而能文尤善樂府詞意向新
麗名聞天下以晉肅子不得舉進士卒於太常官年二十四歲
其先夫人鄭氏念其子深反賀卒夫人不自解一夕夢賀來如
平生時白夫人曰某幸得為夫人子而夫人念其且深故送小
奉指命能通詩書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已也且歆
大門族上報夫人恩豈斯一日死不得奉晨昏之養得非天哉
然某雖死非死也乃上帝命夫人詢其事賀曰上帝神仙之君
也近者迂都于月團構新宮命曰白瑤以某業於詞故召某與

文士數輩共為新宮記帝又作凝虛殿使其輩作業章其今為神仙中人甚樂願夫人勿以為念既告去夫人寤甚異其夢自是哀少解

國初有神像用金制傳云周隋間有術士鑿範子成之天后朝曰命置于宮中高其殿宇甚嚴玄宗嘗幸其殿啓而觀焉時肅宗在東宮代宗尚稚俱幸侍上上問內臣力士曰此神仙何所異乎亦有說耶力士曰此前代所制可以占王者之在位之幾何年耳其法當勵而叱之苟年甚永則其像搖震亦久不然徒一撼而止上即嚴聲叱之其像若有惧震搖移時仆于時上喜咲日誠如說我為天子幾何時力士再拜賀上即命太子比像

微震又命皇孫叱焉亦搖動久之上曰吾孫似我其後玄宗在位五十年肅宗在位凡六年玄宗在位十九年乃盡契其占也俗傳人之死凡數日當有禽自柩中出者曰大和中有鄭生者嘗客於溫州忽一日與群官獵於野有鶯逐得一巨鳥色蒼高五尺餘生將命解而視之忽忘所見生驚甚即訪里中民以事訊之民有對者曰里中有有人死且數日卜人言今日魍當去其事家伺而視之有巨鳥毛蒼自柩出君之所獲果是生異而歸

李林甫宅即衛公宅有泓師者以道術文於睿宗時嘗與過其宅謂人曰後之人有能居此者貴不言其後久無人居開元初

林甫官為奉御遂徙而居焉人有告于泓師曰異乎哉果如是十有九年居相位稱豪貴於天下者此一人也雖然吾惧其易製中門則禍且及矣後林甫果相玄宗時恃權貴為人觖望者久矣後及將年終有人獻良馬馬甚高而其門稍卑不可乘以過遂易而製既毀其廡忽有蛇千萬數在屋瓦中林甫惡之即罷而不能毀焉未幾林甫竟籍沒校其始相迨籍沒果十九年矣

崇山寇天師嘗石刻為記歲于中山上元初有洛川吉成縣民因採藥於山得其記以獻縣尹縣尹焚文壯言于州州以上聞高宗詔藏於內府其名記文甚多異不可解畧曰木子當天下又曰止戈龍又曰李李代代不可移宗又曰中昇顯真容又曰基千萬歲所謂木子當天下有者蓋焉言唐氏受命也止戈伐龍者言天后也李臨朝也止戈為武武天后也李伐伐不移宗者謂中宗與再新天下也中昇顯真容者顯實中宗之廣諦其為睿宗之徽謚得不信也基千萬歲者基玄宗也千萬歲者蓋言歷數久長也後中宗御歷焚文男欽貴賁又以石記本上獻上命編於國史內

衛先生大經解梁人以文李聞不狎俗常閉門絕人事周知天文歷數窮冥素玄後以壽終墓於解梁之野開元中姜水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以溉鹽田剗空庐潰潰丘墓甚多解梁人皆

病之既至衛先生墓所發其墓得一石刻字為銘蓋衛先生之詞也詞曰姜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工人得之以狀言於縣縣令異其事咏嘆之良久顧謂僚吏曰衛先生奇士也即命工人迁其河遠先生之墓數十步焉

開元大江南溺而死者且千數群以狀聞玄宗詔御史焉君載往巡載至江南忽見道傍有墓水墳而穴公念之命迁其骸於南源上既發墓得一石刻字成文蓋志其墓也志後有銘二十言乃百地者之詞詞曰再後一千歲此地化為泉賴逢馬侍御移我向高原載覽而吳因校其歲果千歲矣

元和九年秋九月准西師吳少誠死子元濟拒天子命詔臨淮

西者以兵四攻之凡數年不冠十三年詔丞相晉國裴公度將而繫馬公既至因命封人深城濠且發其地有得一石者上有雕出文字為銘封人持以獻公文曰井底一竿竹竹深深綠綠鷄未肥酒未熟陣車兒郎雖且縮公得之以示茂者且將辨其義焉咸不得究方公念之儼有一卒白行間躍而賀曰吳元濟逆天子命縱狂兵為反謀賴天盛聖丞相合今逆豎子且子曰死矣敢賀丞相公功驚訊之卒曰前日封人得石銘是其事也且井底有一竿竹竹色深綠者言步誠由行間一卒遂擁千萬兵為一方帥且喻其榮也鷄未肥者言無肉也夫文去肉為己字也酒未熟者言無水也以酒去水為酉字也陣車兒郎謂兵

革之事也且縮者謂且退守其所也公喜謂左右曰卒辯士也
嘆而且異之是歲冬十月相國卒愬將兵入淮西生得元濟
誅反者裴公因校其日果然已酉焉於是公亦竒卒之辯命為
裨將焉

駭鷺錄一卷

范成大

字至能號石湖居士

石湖居士以乾道壬辰十二月七日發吳郡師廣西泊州如蘇
館十七日至湖州十九日進北山石林乘輕舟十里餘登藍輿
小憩牛氏歲寒堂自北入林松桂深幽絕無塵事過大嶺乃至
石林則棟宇已傾頽西廊尽拆去今菜畦矣正堂無恙亦有曰
床榻在凝塵鼠壤中堂正面十山高峯層巒空翠照衣袂畧似

天上笠白雲堂所見而加雄尊自堂西過二小亭佳石錯立道
周至西岩益竒且多有小堂曰承照葉公自玉堂歸守先隴經
始之初始有此堂矣後以天官召還受命於此目以為志焉其
傍登高有羅嘆岩石狀怪也皆嵌空裝綴巧過鐫刻其自西岩
回步至東石之高壯礪碕又過曲岩小亭亦頽矣葉公好石尽
力剔山骨森然若林而開徑於石間亦有自它所移徙置道傍
以補缺空者方公著書釋經於堂上四方孝士聞風迎之者璣
璣之景星語石林所在又如先都道士欲至不可得也蓋棺幾
而自家已不能有委而弃之灌莽聚薄間遊子相與嘆息排細
久之不能去或謂此地离人大遠岑蔚荒虛非大官部曲衆多

者難久處又云公沒後山鬼墮攘暮夜與人錯行婦子不能安
室故諸郎去之云出石林飯旌善寺葉氏墳詞也雪川有兩玲
瓏山石林玲瓏文有小玲瓏在長興縣界路口聞其尤甚遂過
之小玲瓏今屬沈氏沈氏之父死二子幼方檢校于官此山石
色嫩黃而更奇古一丘恙空中洞穴十數皆旁相通貫右名玲
瓏泉聲寫壞磴中窈如深谷堂前小池石牛馬虺隤其中池後
山屏止洗出之石巖積嵌岩巧恠千萬缺鏘清泉泓蕤挂覆其
上亭館既無人居亦漸荒廢雪川特無奴事者能損後厚貲買
之沈氏雖不得仙何足以瓌矣玲瓏山杜牧之所遊即石林是
小玲瓏晚出而加勝由沈氏步登舟回至下城一鼓後矣二十

一日宿德清縣泊舟左顧亭孔愉於龜處遮前兩大枯木可千
年德清右之地余今孔墓廟在馬廟居墓前與夫人像皆盤
踞而坐蓋是几席未廢時作二十三日宿餘杭縣苕溪館二十
八日富陽縣三十日發富陽雪滿千山江色沉碧但小零風急
寒甚披使虜時所作著錦袍載祜帽舡頭縱觀不勝清絕剡溪
夜泛景物未過此晚宿嚴州桐廬癸酉歲正月一日巳午間至
釣臺家人子登臺講元正禮謁三先詞登絕頂掃雪平石上請
仙縞然棟雲不開境過清矣咸獲亦貧殊景皆認寒犯骨未登
始予自紹興巳卯歲以新安戶曹沿檄來始識釣臺題詩壁間
後十年以括蒼假守被召復至自和二篇及今又四年過三次

焉復自和三篇薄宦區區如此豈惟愧羊裘公見嵩師灘子慚
顏亦厚二日至巖州泊定川館七日至婺州蘭溪泊澄江館九
日至婺州泊金華驛十二日宿龍游縣龍立驛十三日至衢十
八日至常山縣十九日宿信州玉山縣玉川驛十五日過戈
陽縣二十三日過貴溪縣二十七日過饒州安仁縣二十八日
至餘干縣閏月一日宿鄔子口鄔子驛鄱陽湖尾也名為盜區
非便風不能帆及無舡伴不可過四者至隆興府治南蒲亭六
月登滕王閣其故趾甚移今且于城上作大堂耳十一日過豐
城縣十二日至臨江府十六日宿兪縣十七日宿表州分沂縣
十八日至表州聞仰山之勝久矣云去城雖遠特往遊之日二
十五里先至浮惠廟祠兄弟二人不識其神龍也旧傳二龍者
居仰山中以甚地施仰山祖師迁居于此庙有楊氏称吳時加
封司徒行冊尚存又稱保太元年余尚居鄉得江村寺石幢所
記記亦以保太記年蓋錢氏有浙時或嘗用楊氏正朔此二曰
猶登先去飛鳶不暇驂蓋韻美之如此故余行記以驂鳶名之
若其風士之祥則其桂海虞衡焉

吳船錄一卷

范大成

石湖居士以淳熙丁酉歲五月二十九日戊辰離辰州泊舟合
江亭下合江者乃岷山別孤自永康島准入城都又彭屬都郡
合于此以下新津綠野平林烟水清遠極以江南亭之上曰芳

華樓前後梅甚多蜀人入吳者皆以此登舟其西則萬里橋諸葛孔明送費禕使吳曰萬里之行始于此後因名其橋杜子美詩曰門泊東吳萬里船正謂吳人設余在郡時每出東都過此橋輒爲之慨然六月己巳朔發家屬舟下眉州彭山縣泊單騎轉城過東北門又轉而西自待郎隄西待行走岷山道中五十里至郫觀者塞途嚴汝盛飾幣相望蓋自來無制帥行此路庚午至康軍崇德廟在軍城西門外山秦太守李承父子廟食處也辛未登城西樓其下眠江對江即岷山最之近者曰青城其尤大者曰大面山大面之後皆西戎山矣西門名王壘関將至青城當再渡繩橋每橋長二十丈分為五架橋之廣十二繩排

連之上布竹笆攢立大木數十餘江沙中葦石固其根每數木作一為架掛橋於半空大風過之掀舉幅幅然大畧証為甚確也出廟三十至仰山緣山腹喬松之證甚危嶺阪之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晚出山復入袁州二十六日宿洋鄉縣實驛人以此地得楚王萍實之地然去大江遠非三十日宿潭州凌縣二月三日泛湘江七日宿衡山縣十三日宿州北行崗隴將尽忽山石一峯特起如大磯浸江中烝木自邵陽來統其左消湘零陵來統其右而皆會合於江亭之前進為為一水以東去石確踞要會大畧如春秋霸主號令諸王動王烝相如兄弟同奔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十五日

捨舟遵登陸路回鴈峯十八日宿永州祁陽縣十九日游浯溪
近山石澗也墳薄有聲流出江中臨江石峯數壁終高尋丈中
毋頌在最大一壁碑之上餘石無幾所謂石天齊者說者謂或
是天然整齊之說二十日度湘水即至愚溪二十六日入桂林
界有大華表跨官道榜曰廣南西路人家舉頭驚詫以為何為
至於此也二十八日至靈州縣又八十里至八桂堂桂林北城
外之別圃也未至八桂二三里治八桂堂三月十日入城交付
事郎治前後萬峯環列與天無際按桂月以堂以末以山川奇
秀稱韓文公雖不到然在朝乃熟文之詩故有慕天帶水翠羽
黃甘之語未句乃如漁人晒網染家晾絲帛之狀又須捨與縱

步從容則正棹不可舉同行矣色郡人云梢於迂數里有白石
渡可以舟濟然端險也晚至青城山曰室先九室洞天夜宿夫
人觀觀在丈人峯下五峯巔峙如屏觀之臺殿上至岩伏丈人
自唐以未號立岳丈人諸畧副真真君傳記畧云姪甯名封與
皇帝同帝時從之間龍橋飛行之道本朝賜名會慶建福公癸
酉自大人登西觀山五里至上清宮在最高峯之頂以板閣挿
石作殿堂下視丈人峯直墻堵耳岷山數百峰悉在檻欄之下
如翠浪起伏勢皆東傾一軒對大面山一上六十里有夷垣曰
芙蓉坪道人於此種芳非留旬不可登且涉入夷界雖羽衣輩
亦罕到雪山三峰爛銀珠玉駕出大面後雪山在西域去此不

知幾里而了然可見之則其峻極可知上清之遊真天下偉觀
夜有灯出四州以千百數謂之聖灯所至多有說者不能墜决
或云故人所藏丹藥之光或謂草木之灵者亦有光或有以謂
龍神山鬼所作其深信者則以謂先聖之所說化也甲戌下五
里渡至夫人觀二十里早頓長生觀范長生得道處也乙亥十
五里發清城縣丙子二十里早頓周家庄十里至蜀州郡圃内
西湖極廣裊荷花正盛呼湖船泛之繫纜脩竹古木間景物甚
野為西州勝處湖中多少菱可食蜀無菱至此始見之丁丑三
十里早頓江源縣四十里宿新津縣成都及此送客畢會邑中
借居就皆滿市人以為盛成都萬里橋下之上與岷正派于此

戊寅為送客住一日飯罷發遣令各歸留者尚十五文己卯以
小舟至彭山與挈累船會即解維午後至眉州城外江即解玻
瓏江也冬時水色如此方夏潦怒濤浪皆黃流耳辛巳朝送客
晏于肩館與叙別壬午發眉州六十里午後至中岩西川林泉
最佳處相傳為第五羅漢諾矩那道場又為老慈姥龍所居凡
五里慈姥岩前即寺也甲申早出上至嘉定日未晡自肩至
嘉北二十里中岩其半途也乙酉泊嘉州壬寅食後發嘉州僅
行二十里至王波渡至蜀中稱尊老君為波祖及外祖皆曰波
又曰有所謂天波日波月波雷波者皆尊之之稱此王波或王
老也宋累文嘗辨之謂當作瞞字魯直貶涪州別駕自號為瞞

瞿或從其俗云癸卯發王波渡四十里至羅漢鎮百里至犍為
縣過縣三十里至下坦宿甲辰發下坦百里至叙州宣化縣百
二十里叙州總亭午叙古戎州也山谷謫居在小寺中號大死
菴大死後一人遂作祠堂發叙州十五里廣南江未合大江通
北二十里至南溪縣四十里至瀘州安江縣百二十里至瀘州
方申時近城有渡瀘不知諸葛孔明從何處渡或云叙正對馬
湖江馬湖入諸夷路當日彼渡也戊申發瀘舟百二十里至合
江縣己酉癸合江二百四十里至恭州江津縣二十里過漁洞
宿培村庚戌發培村六十里恭州自此入峽大路抵四川至西
川風土已不同主峽一陋矣辛亥發恭州恭江陵江江自利閬
果合等州未合大江百四十里未合大江至涪州樂溫縣蒲氏
墨曰出此縣大昭死久矣其族尤賣墨不復能大皆亦以價錢
故也七十里至涪州排亭之前波濤大凶淖如屋不可稍船過
州人點江泊此江自然江未合大江江怒濤水也黃蜀點江乃
清冷如玻璃其下悉事否石底自成都登舟至此始見清江涪
雖不與部蕃雜居旧為世俗號作四四人人者謂華人巴人及
廩君與盤瓠之種也壬子發涪州百二十里至忠州二十里至
萬州宿甲寅發萬州六十里至開江口水至開建未合大江四
十里至下岩里四十里至安寧又十餘里風作水湧泊舟宿乙
卯行北二十里至夔州余前年入蜀以重五至夔魚腹方漲八

陣在水中今來水更過六十四絕不得見頗有遺恨峽江水大
惡飲輒生屢婦人老多前過此時婢子輩汲江而飲數日發熱
再一宿頸項腫起十余人悉然至西川月餘方漸消散丙午泊
夔州早遺視塘水齊僅能沒灩澦之頂盤渦撒出其上謂之灩
澦撒髮人云如馬尚不可下光撒髮邪是夜水忽驟漲滄及排
亭及明走視則灩澦已在五丈以下或可以僥倖人峽而夔人
尤難之丁巳水漲未已遂決解維十五里至瞿塘口水平如席
灩澦之頂猶渦文終濟舟拂其上以過搖櫓者皆汗手死心面
無人也蓋天致險之也行路極危之時旁觀者皆神驚余在舟
中皆付之自然不暇問答據胡床几坐招頭任其盪顛每一舟
入峽數里後舟髮方續水勢急恐猝相過不可解拆也帥司遣
卒執一旗次第立山之下上一舟平安則簸以招後舩旧蜀云
灩澦大如襍瞿塘不可觸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
象瞿塘不可上蓋非是也後人立碑辨之甚詳峽中兩岸高岩
峻壁斧鑿之浪皴皴然如墨石灘寂號險惡山東江隅驟起水
勢不能平余來勢適平俗所謂茶糟者又水大漲滄沒草木謂
之青齊則諸灘上之水寬浪少可以泛之余之來此來水謂能
盡漫草木但各草根齊亦不可涉然泛而難行不可回首也十
五里至大溪口水稍濶亦差遠夔峽之險紆矣七十里至巫山
縣宿然人云昨日水大漲灩澦恰在舩底故不可下夔峽巫峽

則不然却雖水退十丈方可是夕水驟退數丈同行者皆有喜
色戊申乘水退下巫峽灘瀧稠險漬淖洄洑其危又退夔峽三
十五里巫神女廟前唯老涵怒十二峯俱在北岸前後映帶
不能足其數十二岸皆有名不甚切不足錄其名所謂陽臺高
觀人云丹朱鶴峯上亦未必是神女之廟據宋玉賦本以諷襄
王後世不察一切以兒女子褻之今廟中石刻引庸城記瑤姬
西王母之女稱云華夫人助禹鬼神斬石疏波有功見記今封
妙用真人廟額曰疑其觀廟者有馴鴉客舟將來則逐於數里
外舡過亦送數里土人謂之神鴉二十里至東奔灘高浪大過
巨翩掀舞不當一篙兼為湍所使如磨之漩三老挽竿呼叫力

爭以出湍二十里過歸州巴東縣九十里至歸州未至州數里
曰叱灘其險又過東奔連接新城下大灘曰人鮮瓮己未泊歸
州八月戊辰朔發歸州五里至白狗灘三十里至新灘此灘惡
名豪三峽八十里至廣牛峽上有洛川廟黃牛之神也又云疏
禹助川者廟皆大峯壁之有黃牛跡山一墨跡如神帝云其神
也順而不流黃牛決盡則扇子峽過此峽中灘矣三十里則南
岸盡平地曰平善埧出峽舟至是皆相賀如更生舟師稍工皆
有犒賜己巳發善埧三十里至峽州登至喜亭亭敞甚不稱醉
翁之記百四十里至楊水塞宿矣庚午發楊木寨至江陵支江
縣四十里至松滋縣百一十里至荊州南之涉頭乙亥移舟出

大江宿江瀆之廟前丙子發江瀆廟七十里公安縣百二十五里至石縣前丁丑發石首百七十里至魯家洲自此至鄂渚有兩途一道通大江過岳陽又臨湘嘉漁二縣岳陽通洞庭湖波浪連天有風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道至魯家洲入純純者江旁支流如峽之神泖其廣僅通運不畏風浪兩岸皆多芦荻時時有人家但知港通諸小湖故為盜區自魯家洲避大江入純月明行三十里宿戊寅己卯皆行純中庚辰行過所謂百里荒者皆湖藻菱芡不復人迹巨盜之所出沒壬午行不止辰出大江午至鄂渚泊鸚鵡洲前己丑解維小泊漢口午後風息通行百八十里至三江口宿三江之名所在皆有凡水叅會之

處皆稱之庚寅發三江口辰時過赤壁泊黃州臨皋亭下辛己發黃州四十里過巴州河通行二百三十里至相木溝宿壬辰發桐木溝八十里至馬頭宿癸巳發馬頭百二十五里至江州泊琵琶亭前戊戌發江州面望廬山漸東而高不移復迤邐之狀過湖口望小孤如道士冠立碧波萬頃中亦其觀也九十里至菱石峽宿己亥發菱石峽東望孤山如艾炷澎瀝磯在其南風起浪作食頃通行八十里宿煖背州庚子風未止強移舟數里至馬當對岸小港中泊辛丑風少移舟五六里至波斯峽中泊癸卯發波斯峽行三百里至長風汛下口宿甲寅發長風汛百里午至池州池口丙午發池口十數里風作至清溪口戊申

發清溪口宿長沙己酉發長沙夾行晚泊太平壬子至建康府
泊賞心亭下丙辰發建康丁巳治長茅襍被宿寺中此為菩提
磨一蒂浮渡處戊午達登舟己未至鎮江府壬戌買小舟發鎮
江久去江浙奔走川廣乍入舡艫蕭然有漁釣旧想不知其身
自天未歸也甲子至常州丙寅發常州平江親戚故旧未相迎
迓者陸續於道恍如隔世焉冬十月丁卯朔雨中行不至戊辰
未至許墅十里泊己巳入盤門

攬轡錄

三卷

范成大

乾道六年閏五月戊子成大被命以資政殿大學士李崇正軍
節度康使詣烏奉使大金国信使副六月甲子出国門八月戊

午渡淮虜遣尚書兵部郎中田彥皋行持御史完顏德溫為接
伴使副皆帶錢牌虜法出使者必帶金銀木之別上有女真書
准敕急遞字及何骨打花押宣差者所至視三品朝百宿差者
視五品庚申過虞姬墓墓在道左双右門出 草間往來觀者
成蹊甲子至南京虜改為德婦府過雷萬春墓環以水墻榜曰
忠厚雷公之墓西門外南望有宋王臺及張巡許遠廟世称双
廟睢陽人又謂之双王廟丙寅過雍丘縣二十里過空乘世傳
伊尹生於此一里過伊尹墓道左有磚堦石刻云湯相尹公之
墓過陳留縣縣有留侯廟西門外十里有孟莊孟姜女之廟丁
卯過東御園即宜春苑也類垣荒草而已二里至東京虜改為

南京入新朱門即朝陽門也虜改曰弘仁門稱望悉荒墟入新
朱門即麗景門虜改為賓曜門過大朱園寺卿簷缺吻無復旧
觀橫入東御門純州橋北馳西瀨即門過交鈔處交鈔所者虜
本無錢惟湯王亮嘗一鑄正隆錢絕不多餘悉用中國舊錢又
不欲番錢於河南故做中國楮幣於沛京置局遣官會謂之交
鈔擬見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而北過河即用見錢不用鈔
鈔文曰南京交鈔所准戶部符尚書省批降檢會作奏南京置
印造一貫至三貫例該鈔許諸人納錢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
錢流轉若赴庫及取即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十五文七年納
換別給錢以七十為陌偽造者處斬告捕者賞錢三百兩前後

戶管當令史幹當官交鈔庫使副書押四圍益云鶴為飾馬入
都亭驛歌泊旧京自城破後創溪涕不漫楊王亮徙居燕山始
以為南都獨崇飾宮北闕旧加壯嚴民間荒殘自若新城内外
大抵皆墟至有為犁田處旧城内租布四皆苟活而已望時見
樓閣崢嶸皆旧宮觀寺宇無不頽毀民亦久習胡俗態度嗜好
與之俱化最甚者衣裝之類其制尽偽胡矣自過淮及北皆然
而京師尤甚惟婦人之服不甚改而戴冠甚少多縮髻貴人家
即用珠瓏璫冒之謂之方髻庚午出駟循東御廊百七十餘間
有面西櫺星門大街直東出旧景灵東宮也過櫺星門側望端
門旧宣德樓也虜改為承天門五門如益左右星龍門東西兩

角門轉東鑰匙頭轉御廊對皇城俱東出廊可二百許間過左掖門至皇城東角樓廊亦如益出樊樓街轉土市馬行街出旧封門即安遠門也虜改為元武門門西金水橋旧夾城曲江之處河中臥石磊塊皆銀岳所潰過藥市橋西街蕃衍宅龍德宅櫨芳櫨景二園樓觀俱存櫨芳中益春堂猶巋然所謂八滴水閣者使屬官吏望者皆殞涕不次虜今以為上官所過清輝橋出新封立門旧景陽門也虜今改為柔遠館壬申過伏道有扁鵲墓墓上有旛竿人傳云四傍土可以為藥或於土中得小圓墨褐色以治病伏道艾豎家眾貴之十里即湯陽縣外過姜河上有姜里城四垣儼然居民林木滿其中過相州市有秦樓

翠樓康樂樓月白風清樓皆旗樓也秦樓有胡婦衣金縷鵝紅大袖袍金縷紫勒帛褰簾吳語云是宗室女郡守家也遺黎徃徃垂涕嗟噴指使人云此中蒼佛国人也老嫗跪拜者尤多益錦向存虜嘗更修飾之過漳河人曹操講武城周遭十數里外有操疑冢七十二散在數里間傳曰操冢正在古寺中高翻墓在道傍碑云魏侍中黃鉞大尉錄尚書事渤海高公翻字飛爵事迹不見於史甲戌過臺城鎮故城延袤數十里城中有靈臺坡阨邠邠人春時出祭趙王歌舞上其城傍有廡頗蘭相如墓三十里至邠縣牆外居民以長竿磔白犬自尻洞其首别一竿縛茅浸酒揭於上云女真曰人用以祭天裊病甲子過沙河

六十里至栢鄉縣人云沙河真東有堯山縣古堯山也堯舜
焉寺有放勳廟乙酉過良鄉縣是夕大風幾拔木接伴吏云此
謂人之信風使人遠來此風光報使人城也丙戌燕山城外燕
賓館至畢與館伴使副並馬行綠柳隄城過新石橋中以杖子
隔絕道左邊過橋入宜豐縣即城外門也過石玉橋石燕色如
玉橋上分三道皆以闌循隔之雕刻極工中以柳語亦闌以杖
子兩傍有小亭中有碑曰龍津橋入宣陽門金書額兩頭而小
四角亭即登門路也楼下分三門中門為御道皆益龍常闔兩
傍門皆益鳳通行入門北望其闕由西御廊首轉面至會同館
戊子早入見上馬出館復循御廊至橫道至東御廊首轉此循
簷行幾百門廊分三節每節一門路東出第一門街第二門通
毬場第三門大廟廟中有樓將至東城廊即東轉百許間其西
亦有三門出但不知所通何處望之皆民居東西廊中馳道甚
濶兩傍有溝溝上植柳兩廊屋脊皆覆以青琉璃瓦宮闕門戶
即純用之馳道之北即端門十一間名曰應天之門舊常名通
天亦開兩挾有樓如左右昇龍之制東西兩角樓每樓次第攢
三簷極工巧端門之內有左右翔龍門日華月華門前殿曰大
安使入在掖門直北循大安殿東廊後壁行入敷得門自側門
入又東北行直東有殿宇門曰東宮墻內亭觀甚多直北面南
列三門中曰集英門云是故壽康殿母後所居西曰會通小門

北入承明門又北則招慶門東則集禧門尚書省在門外又西則有嘉會門四門正相對入右嘉會門門有樓與左嘉會門相對則大安殿後門之後至幙自有項入宣明門即常朝後殿門也門中庭列衛士二百許人帖金雙鳳幙頭團花紅錦衫散手立入仁政門蓋隔門也至仁政殿下大花壇可半庭中中間雙鳳兩傍各有朶朶殿殿之上兩高樓曰東西上閣門兩傍俱有簾幙中有甲士東西御廊循簾各列甲士東立者紅茸甲金纏捍鎗黃旗畫青龍西立者碧茸甲金纏捍鎗白旗畫黃龍直至殿下皆然惟立於門下者皂袍持弓矢殿兩階雜立儀物幢節之屬如道士蘸壇威儀之類使人猶殿下東行上東階却轉南尤露臺北行入殿虜主紅袍幙頭玉帶坐七宝榻皆有龍水大屏風四壁帝幕皆紅綉龍拱斗背皆綉衣兩檻間皆有大出香金獅滿地鋪礼佛球可一殿兩傍玉帶金漁或金帶者十四五人相對列立遙望前後殿屈强起處甚多制度不輕工巧無遺力所謂窮奢極侈者煬王亮始營此規模多出於孔彥舟役民夫八十萬矣夫四十萬作治數年死者不可勝記地皆古墳冢悉掘弃之虜既蹂躪中國原之制度強效華風往往不遺余力而終不近以虜主既得端坐國其徒蓋治文為眩始則大脩官制其曆曰大明虜本號自阿骨始有天輔之稱虜官多內寵者其最貴者有元德淑麗温恭惠明等十妃臣下亦聚數妻多少

是官品以先後聘為序民惟得一妻壬辰入辭癸巳出館丁巳至泗州與送伴田彥皋完顏德溫叙別戊午渡淮矣

曲洧旧聞 十卷

宋朱彙字少張徽州人
宣教郎直秘閣

太祖龍潛時雖屢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殺故受命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鄭王曰江南本無罪但以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至被甚勿殺人曹潘臨城兵久不下乃抄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逮批詔到而城以破契勘成破乃批奏狀之日也天人相感之理不亦異乎其後華輅至大原亦詢於師曰朕今取河東誓不殺一人大哉人乎自古應天命一四海之

君未嘗有是言也

五代以前官制及士大夫碑碣並不曾有場務監官親見所在場務多士藩鎮差牙校不立課程法式公回誅剝全無誰何百姓不勝其弊故建隆以來置官監臨制度一新利歸公上官無擾而民無害至今便之

張堯佐除宣徽使以廷論未諧止久之上以溫遂成故申前命一日將御朝溫成送至撫背曰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上曰記得既降旨包極乞對大臣其不可及覆言數百音吐噴激吐濺帝面帝卒為罷之溫成遣小黃門次第探伺包極犯顏切直迎拜謝過帝奉袖拒面曰中丞向前話直唾我面汝只管宣

宣徽使使汝豈不知包拯是御史丞乎

張康節御史為中丞論宰執不已曰卿孤寒殊不自為地康節曰臣自布衣叨冒至此有陛下為知己安得為之孤寒陛下今日便是孤寒也上驚而問其故康節曰內自左右近習外至公卿大臣無一人忠於陛下者陛下不自謂孤寒而反謂臣為孤寒臣所未諭也當時有三真之語謂富韓公為真宰相歐公為真內翰而康節為真御史也

太祖在周朝受命此討至陳橋為三軍推載時太后眷屬以下盡在定力院有司將搜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扃俄而大搜索主僧紹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陞梯且發鑰見蛛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反去頃而太祖已踐祚矣

蜀公居許下於所居造大堂以長嘯名之前有茶蘼架高廣可容數十客每春季花繁盛時宴客於下約日有花飛墜酒中者為余嚼一大白或咲語喧嘩之際微風過之則滿坐無遺者當時號為飛英會傳之四海以為談美也

東坡與客食次取一幅紙書以示客云爛蒸桐州羊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化不以著南都麥心麪作槐弟溫淘糝裹邑抹楮炊共成香粳薦以蒸子鴨吳與庖人碎松江膾既飽以庐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闢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

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東城之英士大夫及門人作祭文甚多惟薦芳淑文尤傳如道
大不容才高爲累皇天后土鑑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还千
里英灵之氣識與不識誰不尽傷聞與不聞吾將安放此數句
人無賢愚皆能誦之

朱子京脩唐書嘗一日逢大雪添帟幙然椽烛一秉烛二左右
熾炭兩句爐諸姬環侍方磨墨濡筆以澄心堂紙草某下傳末
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在人家曾見主人如此否不可謂清矣
皆曰實無有也其家一人来自宗子家子京曰汝大尉遇此天
氣亦復何如對曰只是擁炉侑歌舞間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如

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卷起索酒飲幾
達晨明日對賓客自言其事後每宴集屢奉以爲笑

張次賢名能臣官至奉議郎文懿公諸孫朝奉大夫德鄰之子
也好李善綴文有勛鄉涪江二集嘗記天下酒名今著於此
后妃家高大祖鄉泉向大后天醇張温成皇后醖醑朱大妃瓊珠
劉明達皇后瑤池鄭皇后坤儀曹大皇瀛玉宰相秦大師慶會
大傳高露何太宰親賢親皇家鄆王瓊腴肅王蘭芷五王位春
齡嘉王碗醖濮安懿王重醖建安郡王玉瀝威里和文駙馬猷
鄉金波王晉卿碧香張駙馬敦礼醖醑曹駙馬詩字公雅成春
郭駙馬猷卿香瓊駙馬瑤宗錢駙馬清醇內臣家重貫宣撫褒

切又光忠梁開府嘉義楊開府美成府寺開封府瑤泉市店豐

樂樓肩壽又和昔

樓即白樊也

忻樂樓仙醪

店即在也

和樂樓瓊漿

樓即在也

過仙樓玉液玉樓玉醞鐵薜瑤樓醅仁和樓瓊漿高陽店流霞

清風樓玉液會仙樓王醅八仙樓仙醪時樓碧光班樓瓊波潘

樓夜瓊千春樓仙醪廢中山園子正店千日春廢銀王店

延壽堯王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瑤光邵宅園子正店

法清大桶張宅園子正店仙醪方宅園子正店瓊酥姜宅園子

正店羊羔梁宅園子正店美祿小齊園子正店瓊波楊皇后宅

園子正店法清三京北京香桂又酒法南京香桂又北庫西京

玉液又醪醱香四輔澶州中和堂許州瀑泉鄭州金泉河北真

定府銀光河澗府金波又玉醞保定軍知訓堂又店仁定州中

山堂又九醞保定州巡邊銀條又錯著水德州碧林濱州石門

又宣城傳州又蓮花條拍泉棗州延相堂息州棟米又細酒沼

州玉瑞堂夷白堂又玉友彤州沙培金波磁州風麵法酒溧州

玉醅趙州玉波相州銀光懷州宜城又香桂定州瓜麴又醋著

水河東大源府玉液靜制堂汾州甘露光隰州瓊漿大州金波

又瓊酥陝西風朔府橐泉河中府天祿舜泉陝府蒙泉華州蓮

花

又水堂上尊也

邠州靜照堂又玉泉慶州江漢堂又滏泉同州清浴

又清心堂淮南揚州百批庐州金城又金斗城又杏仁江南東

西宣州林腴又双溪江寧府夫容百桃又清心堂處州金泉洪

州双金泉又金波杭州府葉清又碧香又白酒蘇州木蘭堂又
白雲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潤州蒜山堂湖壁瀾州堂又溪雲
秀州月波三州成都府忠臣堂又玉醕又錦江春又浣花堂梓
州瓊波又竹葉清劔州東溪漢州簾泉合州金波長州渠州蒲
朶果州仙桂又銀液閬州仙醪峽州重慶至善泉夔州法泉荆
湖南北荆南金蓮堂鼎州白玉泉辰州法酒歸州瑤光有又香
桂福建泉州竹葉廣州廣南十八仙韶州換骨玉泉京東清州
棟舩米汭州舜泉近泉又清燕堂又稱珠泉第一也兗州蓮花
青曹州銀光及三醖又白泉又荷花鄆州風鞠白拂泉又香桂
濰州重醞登州朝霞萊州玉液徐州壽泉濟州濮州宣城及单
寒堂也

州軍城又杏仁西京汝州棟米滑州風起均州先醇河外府歲
歐公與王禹玉范中文同在禁林故事進春帖子自皇后以下
諸閣皆有是時温成薨未久詢臣闕而進仁宗語近侍曰詞臣
觀望温成獨無有也甚不擇諸公聞之惶駭禹玉忠文倉卒作
不成公徐云某有一首但寫進本偶忘之耳乃取小紅牋自錄
詩云忽聞海上有仙山洞瑣樓臺日月間花下玉容長不改只
應春色勝人間聞既進皆大喜禹玉拊公背而曰君文章買是
含香九子也政和初九人名或字中有天字君字聖字主字王
字皆令避而不用蓋從趙野所請也當時如寺觀僧道所稱主

字者亦行改正公或曰此何祥已而果然

晁之道嘗言秦侍郎准少年時出入常有二人見于馬或肩與之前若先驅或前或後却問之從者皆無所觀準甚恨謂有冤魂百方禳禳不能遣既久亦不為事慶曆四年生京而一人不見又二年生下乃遂俱滅元符末都城童謠有家中兩字蘿蔔精之語語多而不能悉記末章云撞自潭州海藏神至崇寧中賣酸醅者亦又有一包菜之語其事皆驗而京於靖康初貶死于長沙豈非潭州海藏亦應於此那然之道語余此時京身為三公子踐少領樞密事又為保知大李士者而其孫判殿中監班視二府每出傳呼甚寵飛蓋相從者五人若子若婿并諸孫

腰金者十有七人當此滌氣燔薰物可炙手也厥沒流離嶺海妻孥星散不能相保而門生故吏皆諱言然準所見果為蔡氏福邪否邪追思之道所論深有意味惜乎早世不及親見也

中秋翫月不知起自何時考古人賦詩則尤於杜子美而戎昱登樓望月冷朝陽與空上人宿嚴華寺對月陳羽鑑湖望月張南史和崔中丞翫月武元行錦樓望月皆在中秋則自杜子美已班班形於篇什前杜子想已然也第以賦咏不著見於世其江左如梁元帝江上望月未起舟中望月庾肩吾望月而其子信亦有舟中望月唐太宗遼城望月雖各有詩而皆非為中秋宴賞而作也然則翫月盛於中秋其在開元以後乎今則不然

華夷所在皆然矣

歐陽公歸田錄初成未出而序先傳之神宗見之遽命中使宣取時致仕在穎川以其問所絕述有未欲廣者因尽削去之又惡其大小則以戲味不急之事以充其卷帙既繕寫進入而日本亦不敢存今世之所有皆進本而元書蓋未出之於世至今世其子孫尤謹守之

後耳日志 一卷

東坡平生詩李劉夢得守李徐李海晚年妙處不減杜楊先生謂東坡先生嘗稱曾子固謝曆日表云臣幸備守藩垣預聞告豐之師也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新許國雖堅更嘆功名之晚以為妙

處全在晚字

先生嘗愛東坡過海謝表云臣無毫髮之能而有丘山之罪且三出而未已跨萬里而獨未蓋簫然出畦畛之外先生云東坡作温公神道碑未用北齊神武皇帝號蓋指高歡也歡追謚神武皇帝欲以此神宗敬故不書其名而引其謚此亦文章之關鍵紹興四年陳東歐陽輒贈守制王居正所行也先生常稱訟之其詞曰嗚呼世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為良臣身身美名君都显號忠臣以嬰禍諸君陷昏惡惟尔東尔輒始有以於忠臣乎抑繇朕不德使尔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籍不得已而不失為忠而顧天下後世獨為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

三嘆而不能自己也通皆美職豈足為恩以塞於衆以彰於過使後世老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如有知享朕微意無以嗜欲殺人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後世以為劉高尚道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

荆公謂歐公之文如決積水於千仞之溪其清駛熟能禦之李端叔評東坡文云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衮衮到海無盡其如風雲雨電之驟作崩騰涵湧之掀擊暫行忽壯出入先後聳之壯觀極天地之變化王履道評東坡詩云世李公書衆矣劔拔努張驥奔猊挾則不能無至於尺牘狎書恣態橫行生不矜而奸不束而嚴不軼而豪蕭散容與霏霏如既與之霖森踈掩映熠熠如送月之星紆餘宛轉纒纒如縈璽之絲恐李者所未至也一公之論頗得其妙然端叔之語亦當以初察之說終之乃無憾也

老子高于列子列子高于莊子老子之文簡古列子之文和緩莊子之文激烈

先生云司馬遷五帝本紀李春秋

著書忌早處事忌擾立朝忌巧居室忌好作四忌以致吾老飢信粗旅信奴病信藥老信書

脩禊字崇山峻嶺漢書張耳傳南有五領之戍領字不從山與嶺同黃長信校真誥云領云山領也凡山有長春有路可越如

馬之項曰嶺政古值作領字

孟光奉按齊肩俗直謂凡按耳呂少衛語林少穎案乃古盃字
謂奉盃與齊肩其張平子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玉青盃
耳若此類皆不可以習熟或而不攷不誠識者所哂
憤世之難諧如鼓青廟之瑟未終曲而去

明者見百里而不能自視其一睫智者料萬里而不能自察其
五臟

雖有奸論不能使犬不吠雖有暴政不能使民不訛如風行水
如虫食木自然成文不假雕飾鵬燕同字魚龍同波虫之食水
無鋒可見蚕之作繭無鐔可尋自內視外者明自外是內者暗
惟儉可以勝奢惟朴可以勝華無私之心權衡然物之輕重常
在外無蔽之心如水鏡然物研醜常在中凡人傷巧則悔之事
多拙則悔之事少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冊
卷
目
次

一
論
道
德
之
本

二
論
禮
義
之
源

三
論
仁
愛
之
心

四
論
忠
信
之
行

五
論
孝
悌
之
道

六
論
節
儉
之
風

七
論
廉
潔
之
操

八
論
剛
直
之
節

九
論
忠
貞
之
志

十
論
節
義
之
勇



